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丁迎新

今天我生日

是梦,是真的。

妈妈曾经说过,生日那天挨骂挨打,一年到头都会挨骂挨打。狗蛋本不想挨打的,可父亲的巴掌没处放,总往自己身上落。

狗蛋趴在板凳上睡着了,嘴里的口水流出来,湿了书,湿了作业本。

狗儿,狗儿。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,推醒了狗蛋,把一个染红的热乎乎鸡蛋塞进狗蛋的口袋。今你生日,赏你个蛋,圆圆满满的。抓紧吃掉,别让弟弟妹妹看见。对呀,“小孩生日一个蛋,大人生日一桌饭。”狗蛋的脸上盛开了花。

啪!父亲的巴掌落在了狗蛋的头上。你看看书本,有你这样念书的吗?长大了犁田打耙的货,一辈子没出息。

狗蛋鼻子酸酸的,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都努力大半天了,还是没逃得过。轻轻地,用衣袖压口水浸湿的书本,一下,一下,再一下。

(二)

狗爷今个起得迟,太阳晒屁股了,还窝在床上,更没到地里去。

孩他妈过来几趟了,小声地问:咋啦?不舒服?

狗爷不理她,翻了个身,接着睡。说是睡,其实只是眼睛闭着,心里头亮堂。

那么忙干么?今儿歇歇,好好歇歇。

昨晚,两个儿子媳妇又在吵,吵着要分家。每天都吵,吵得耳根子发烫。分啥呢?几间破屋,

是自己一手一脚盖的;一个锅灶,一家人吃饭;几张床,几个长条板凳,还有一个爹一个妈在为他们没命地忙。

还是女儿好,嫁出去,省事。想吵也吵不着。

这人啦,生儿养女为了什么呢?累死累活一辈子,忙吃忙穿,不就图个人丁兴旺热热闹闹?好不容易一大家人了,还要分开过。不在一个锅灶里吃饭,还叫一家人吗?

大上午了,太阳已经当空朗朗地照,狗爷还在床上。孩他妈端着热气腾腾的碗进来,上面架一双筷子,放到桌上,伸手一掀,被子到了一边,干瘦的狗爷像狗一样蜷着,原形毕露。

今个你生日,是该歇歇,但别总赖在床上呀。来,把这吃了,旺旺身子。

孩他妈把碗递到狗爷手里,碗里是两个香香的荷包蛋。这下,狗爷倒不好意思了。我又不是小孩子,搞这个干么?

孩他妈边往外走,边唠叨:咱不搞一桌饭,两个荷包蛋意思一下呗。这人啦,就那么回事。

狗爷三两口下肚,碗朝天,一滴水都不剩。眯溜一下床,脸也不抹,扛上锄头就要出门。

唉!人活着就得忙呀,不忙哪有饭吃。不指望别的,耳根子清静些就好了。

(三)

狗大爷,闲得慌吧?

瞥了眼老伴,再点着一支

烟,又溜出了门。一切照常呀,起得不早不晚,屋前屋后晃晃,地里转转,咋就说我闲得慌呢?狗大爷想不明白。给老伴叫惯了,自己也这么叫上了。

在门口溜达几圈了,眼角的余光直往路那头瞄。啥也没有,只是路。

儿子媳妇,孙子孙女,不是在外打工,就是搬到了城里,一年到头不回来一趟。没人跟他说,您二老跟我们一道进城吧。就是说了,狗大爷不干,老伴也不干。生在这土疙瘩里,死也要在这里,哪也不去了。

真快呀!

狗大爷理了理雪白的胡子,一晃,七十多岁的人了,咋就没感觉呢。挨打挨骂的年龄,好像还在眼前似的。小时,可没少淘气,也的确该打该骂。

日上中天了,小路的尽头还是空荡荡的。

儿的生日,娘的难日。狗大爷想起了小时候生日时的红鸡蛋。转回家,从屋角拎出几刀草纸,来到父母的坟上,几缕青烟升起,不喜不悲。

狗大爷在哪呢?还不回来灌猫尿。

狗大爷笑了。这死老婆子,一定是菜端上桌了,酒也倒好了,就等着自己来喝。

今天我生日啊!

孙女打电话来了……老伴开始嗦叨。唉!还不是你自己搞的鬼?

人有百样,树有百态。每一棵树,都是有它特定的姿态。

一棵树,会成为什么样的姿态,并不是它自身决定的,而是由它的生长环境决定的。比如,肥沃、平坦的土地,生长出来的树木,姿态就大多是挺拔、高大的,人们常说“像树一样活着”,或者说“活得像一棵树”,通常就是以这样的树作为参照的。

具备这样姿态的树,也多有“大用”,要么做栋梁,要么做美器。

而并非所有的树,都如此幸运,更多的树,也许会生长在硗瘠的山岭薄地之中,或者生长于深沟大涧、悬崖峭壁之上。它们不能像人一样,可以对环境作出自由选择,它们只能任凭一只鸟儿衔叨,或者一阵风的猛吹,鸟儿把种子衔叨到哪儿,它们就在哪儿生长;大风把种子吹落在哪儿,它们就在哪儿安家。

于是,生长于硗瘠之地,或者深沟大壑中的树,就呈现出姿态万千的景象。

它们,赋地形而生长,有的,于小块土地上,丛密集结;有的,从夹缝中,崛然而起;有的,于碎石间,错落分布;有的,在高坡上,挺然而立;有的,则于悬崖间,横空生长;有的,在风口处,几经风

吹,主干扭曲,彰显出一份倔强坚硬的力量。

在一些深山峡谷之中,我们就经常见到一些树,生长在悬崖峭壁上。陡崖壁立,崖下深不见底,沟崖间的风,呼呼地吹着,刀削一般,仿佛要把一切生命都切割掉。而一些树,却就在这峭壁上,挺然而生了。它们的根,深深地嵌入壁崖石缝之中,一些根,还裸露着,节瘤累累,像碰撞出的累累的疤痕,可以看出,风雪雨霜,在其身上斧凿的痕迹。根,并不多,就那么几条,可你很难想象,那么几条根,竟然还能支撑起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。可它们,就做到了,以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生命姿态。

这样的一些树,通常不会有高大、挺拔的主干,但它们却仍然能于悬崖峭壁间,“向前”生长,“向上”生长;仍然能让众多的枝条纷披蓑蓑,呈现出一种美的姿态。是的,它们可能不会成为“栋梁”,也不会被制作成美器,但只要活着,它们就能遮下一片绿荫,就能形成一种支撑或依托,一只蝴蝶,可以在它们的枝叶间翩翩飞舞,一只飞累的鸟儿,可以依靠在它们身上,作出短暂休憩。最重要的是,它们像所有的树一样,于默默无闻



月光城 随笑

路来森

一棵树的生命姿态

中,涵养水分,为气候的调节贡献出自己的力量,为大自然增添一份绿色。

我曾在一个山口处,见到一棵树,它的主干,下部挺直,上部却呈S状,扭曲着;枝条不是很密集,了了的几根枝条,疏落而坚硬,铁铸一般。

我站在那儿,久久地凝望着。我知道,北方多西北风,特别是秋冬季节,凛冽的西北风,寒风刺骨,强烈地吹拂着一切,也改变着一切。而这棵树的扭曲,一定就是强烈的西北风所造成的。我在想,它该是承受了多大的力量啊,而且,这种“承受”,不是一时一日,而是一天天,一年年……看看那扭曲的程度,强烈、生硬、倔强,毫不讲道理;静静地倾听,你仿佛能听到它骨节扭曲时,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,它在呻吟,它在抵抗,它在拒绝;在抵抗和拒绝中,它不得不扭曲,变形,最终,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姿态。

或许,与通常的大树相比,它失去了挺拔之美,但它,却获得了一种抗拒之美,一种力量之美,一种更具硬度的生命之美——它的生命姿态,更值得

人们去敬重,去仰慕。

树有百态,如果单从形状姿态而言。

不过,所有的树,却都又有着一些相同的生命姿态,诸如,它们,都向着阳光生长,都向高处生长;它们吸风饮露,涵养水分,美化环境;它们栉风沐雨,却为别人挡风遮雨,并洒下一片绿荫;它们不求闻达,无欲无求,最终,却把一切,都贡献给人类,等等,等等。

这才是一棵树的最本质的生命姿态——一种形而上的姿态,一种高尚的姿态——“活得像一棵树”,就是要活出像一棵树一样的高尚的生命姿态。

